

卷之三



老解

豫章郭子章集解

東粵謝正蒙校正

上篇

○道可章第一一併是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徼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者德之歸。列子曰：死者德

解入於象，有而常無，有而常有，有而皆同，有而皆異，有而皆不，有而皆有。



七有世仙流  
擬議矣

之微皆指盡處而言  
也并妙與微無之玄之又玄也

道不可道道而可道非常道也常道則不可  
道矣名不可名名而可名非常名也常名則  
不可名矣既不可名畢竟無名無名天地之  
始也無聲無臭誰為之名第既無矣無必生  
有有名萬物之母也生二生三生萬誰非其  
子無名之始其妙可觀故常無欲以觀之無  
以觀無也有名之母其微可觀故常有欲以  
觀之有以觀有也此妙與微兩者同出於無

而異名曰妙曰微妙固玄也微亦玄也同謂  
之玄而無始無母歸於無名統天地萬物各  
正姓名保合太和之衆妙出焉故曰衆妙之  
門易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  
皆是門也

常道常名常無常有四常之義深矣故曰知  
常曰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德不忒復



歸於無極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老子云夷希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夷希微玄也復歸  
無物玄之又玄也大學格物格此無物之物  
而已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大學物格而知至此物此知而已愚謂老之  
無物孔之格物莊之未始有物一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無名天地之始也玄也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玄之又玄也有有也者有名萬物之母也玄  
也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玄之又玄也

六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  
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  
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鬚吳  
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  
豨豨猪疾走不能迹其地朕乎宇宙之外



老子曰玄為天地根孔子曰神以妙萬物則知天地萬物不足以盡道尋根與神合於無有是曰大道

○天下章第二養身篇

此病在知的一念。人心之美惡無常所以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係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

不去

傾不平也作如坤作成物之作

常美無美美中有惡常善無善善中有不善

聰明深察近於死博辯闕大危其身吾惡知

美非惡耶吾惡知善非不善耶是則美惡善

不善之名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

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

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必然之勢也

聖人惡得役役焉以其身處美惡善不善之

間有無難易高下前後之際與世紛紜如膠



漆纏索為哉知道不可為為之如鏤塵無為  
之事終日為未嘗為道不可言言之如吹影  
不言之教終日言未嘗言以輔萬物之自然  
與之作而不辭其勞與之生而不有其恩與  
之為而不恃其力功成而美不居其美不居  
其美常美不去功成而善不居其善常善不  
去我一居之彼必去之而美斯惡善斯不善  
矣

河上公注有生於無觀有知無故有無相生  
有難必有易所以相成有長必有短所以相  
形有高必有下故相傾軋凡音聲上唱下必  
和故云相和有前必有後上行而下隨故云  
相隨

列女傳曰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  
有甚惡故曰美斯惡善斯不善

王弼注易復云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  
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  
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



本矣故曰有無相生

老子為無為章又云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云  
損先難而後易故曰難易相成

夏至一陰生則夜漸長而晝短冬至一陽生  
則晝漸長而夜短故曰長短相形

左傳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  
今為庶子華子曰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  
故云高下相傾

莊子齊物論云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前者  
唱于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故  
曰音聲相和

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故曰前後相隨

首章無名有名語本體也觀妙觀微語工夫  
也第二章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語  
教化也乃知老子之旨以無名為宗以無為  
為教第觀無名為無為所以觀所以為者何



物故曰又玄而又惡知孰美孰惡惡知孰善孰不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子一書三致意焉載營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生章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玄德惡可去哉

聲色名利之美人皆知其為美而美之則聲色有死亡之患名利有傾覆之禍斯惡已仁

義禮樂之善人皆知其為善而善之則仁必斃喪義必踉跄禮必偽薄樂必鄭衛斯不善已夫惟於聲色名利而無之并於仁義禮樂而無之美且不知惡知有惡善且不知惡知不善

喑聾支離惡疾也皇甫士安曰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也莊生曰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苟簡弱喪惡稱



也莊生曰食於苟簡之田苟簡易養也是謂采真之遊郭子曰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由是言之美未必美惡未必惡善未必善不善未必不善

○不尚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使下古本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

知之受蔽在  
欲之受蔽在  
為

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為敢為無為則無不治

不尚賢章有四使民字故曰聖人之治也不尚賢非不尚賢人也不尚賢人則國空虛何以使民不爭尚高尚也不高尚而自賢惟不矜天下莫與爭功惟不伐天下莫與爭能何爭之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盜之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本作使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蕩狂盲  
聾爽狂皆亂也不見可欲民心見素抱樸何  
亂之有此三者皆聖人之治也不尚賢不好  
貨不見可欲聖人使民虛其心弱其志也不  
爭不盜不亂聖人使民實其腹強其骨也不  
賢何弱如之不好貨不見可欲何虛如之不  
爭不競於力而競於德何強如之不盜不亂  
不富於財而富總之使民無知無欲無為為  
無為則無不治

薛君采曰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

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  
恬澹而無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  
矣退怯而無為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  
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

道冲章第四無源篇

道冲而用之或有問元本不盈淵号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号似若常一作

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冲器之虛也章

若曰象下文此類甚多皆難於形容之辭

短幅中多  
少卓議



常道者虛空同體八面無涯冲然虛而已而其妙用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無盈而無乎不盈不用之用幽深玄遠淵然統宗萬物而莫測其津涯道之玄而妙也如此體道者將若之何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矣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是道也吾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先萬物之所從生也

○天地章第五 虛用篇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河上公作不詘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結芻為狗以奉祭祀已則棄之言用而不用也聖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似

此孔子之退藏於密是也  
所循守一守  
真守黑守雌  
皆指此而言



之天地仁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仁百姓  
而不自為仁猶芻狗也橐籥之管  
屈鬱也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猶橐  
籥鼓風通天下一氣耳惟其虛空無所鬱積  
是以大生廣生其出無窮而無柰談道者之  
多言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堯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記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守中者守此而已老莊二書談中者希

老曰守中莊曰養中吾儒曰致中一也

莊子曰不言之辨不道之道此謂天府注焉  
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滿不竭則不窮而妙  
在不言金人銘曰毋多言多言多敗多敗則  
數窮而禍於多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莊子曰乘物以  
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而列禦寇篇有  
曰凶德有五中德為首此必非莊子之言也  
莊子雜篇如盜跖列禦寇徐無鬼皆後之人



偽為之也

此孔最淺而

最深

谷謂虛以養

之也虛而能

受之而莫測

曰神牝從生

物所謂母也

牝而玄曰正

生而不見生

之迹也

谷神章第六

成象篇

此條最有多會

字法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虛而有形也借以形無形之虛玄借色以言陽陽變

而玄妙莫測牝借質以言陰陰合而生生不窮孔竅曰門基本曰根

谷神章正言吾身之橐籥守中之事也其說

莫詳於道書谷者虛也虛生神曰谷神識神

死則元神活活故不死陰符經曰人知其神

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其神識神也不神

元神也純陽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已

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即谷神不

死之旨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

下牝子母相親玄牝猶之橐也玄牝之門猶

天之籥也非門何以通天地之和哉心印經曰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又曰出玄入牝若亡若

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故曰天地根莊子曰

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故曰用之不勤若存不勤守中之能事畢



矣

老子書語谷者三谷神語虛也為天下谷為百谷王語下也

○○天長章第七 韜光篇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天無不覆。地無不持。載

末句大有  
考趣

而不自持。載故能長持。載是天地以無私而成其私也。聖人體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也。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樂推而不厭。後其身而身先也。外天下外物外生外其身也。能朝徹見獨能無古今入於不死不生外其身而身存也。先且存。聖人似私其身矣。然得之後得之外。非以其無私耶。身可後。道不可後。能後吾身不能後吾道。故曰先身可外。道不可外。



能外吾身不能外吾道故曰存

上善章第八 易性篇

水就下常有  
所逆故地之  
善也靜深而  
不可測故淵  
之善也滋生  
之物善仁  
也決之而必  
止道之而必  
流如天之漸  
水隨時而至  
毫不應期善  
信也洗濯污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古本言善信  
作人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非善也道冲而用之不  
盈上善也上善若水水不自生在天為雨露  
在地為泉源萬物待水而滋生水性就下何  
嘗爭衆人好高而惡下水性就下處衆惡故

幾平準也  
下善治也  
物賦形如方  
者之則形方  
因着之則形  
因善能也  
凝夏流盈  
洞而不失其  
善善時也

幾於道道也者處下處惡即所謂上善也上  
善者隨遇而安居善地也靜深有本心善淵  
也惠而不費與善仁也言不違心言善信也  
無為而化政善治也泛應曲當事善能也與  
時偕行動善時也七善者利萬物而不爭之  
實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何尤焉

持而章第九 運夷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古本作斲  
而稅之不可  
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乘其平常云  
益我財者損  
我神生利名



者後其身  
蓋以事由于我  
而不由于人也  
以現之良然  
損者益之  
終益者之始  
先揭盈不注  
溢銳而猛烈  
美以富貴之  
常然之也天  
之是即理所  
當然也如日  
盈則月盈  
則獨是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左右以枝之曰持  
節量以治之曰揣

知其盈而持之不如不盈知其銳而揣之不  
如不銳盈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如其已  
銳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滿從盈  
驕從銳縱善持善揣何益哉功成名遂奉身  
而退塵坐金玉胡為而守弁髦富貴胡為而  
咎乃天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而况於  
人乎已則退退則天李斯韓信違天而族范  
蠡張良畏天而保

載營章第十 能為篇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  
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六能六  
乎皆詰

問之辭令人自察自省玄一也玄覽要滌玄德  
要存覽與德異也營魄屬陰而好營為也

萬物得一以生一者元精也本自不離抱之  
而已抱一者果能無離乎離則一散而魄為  
行屍營為走鬼非抱矣人之始生也柔弱嬰



兒者元氣也專之而已專氣者果能嬰兒乎  
不嬰兒則聽之以心而不聽之以氣動皆強  
陽非專矣元神自清靜俗思固欲障玄覽亦  
理障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寧容少疵滌  
除之而已滌除者果能無疵乎疵則雖留金  
屑亦翳神光非滌除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天門闔闢能無  
雌乎知其雄守其雌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知其白守其黑也此六能者生而不有其恩

為而不恃其力長而不宰其能是謂玄德老  
子首章曰又玄第六章曰玄北第十章曰玄  
德一也

扁子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

三十章第十一 無用篇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老氏一部  
大抵指  
此字之物  
仿仿者  
狗形色者  
糟粕有用  
之用  
之用



有器利用有神利存

老解 卷上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居輪之轆也

輻所鞅空其中以受軸坭和也  
土黏而燒之為陶空其中以受  
之前東戶西牖牖以通明戶以  
出入當即也無者空虚處也

車之用在輻然非轂之空館則無以行是轂  
當車之無而有車之用器之用器然非坭  
壇之空圈則無以成是坭壇當器之無而有  
器之用室之用室然非戶牖之空闕則無  
以通明是戶牖當室之無而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其利小無之以為用其用大推之

陰陽輪轉一大車也規矩準繩一大器也宇  
宙幘幪一大室也求之既有陰陽規矩宇宙  
之後有用之用小求之未有陰陽規矩宇宙  
之先無用之用大

淮南子曰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  
無用者為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虛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  
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

五卷章第十二 祛欲篇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取內以券  
性去外祛  
妄外而化  
口目者以福  
悅于目也

馳騁畋獵令人心蕩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外也故去彼取此

眾人為目故好色好音好味好獵好貨而盲聾爽狂妨之弊孔生為聖人為腹故去色去音去味去獵去貨而不盲不聾不爽不狂不妨之眾妙生為去彼取此為是故耳故曰虛其心實其腹五欲不去心惡得虛其心不虛其腹不實

或問五欲叢生獨曰為目何也曰伯夷目不

視惡顏子非禮勿視君子九思思明為首大學誠意如好好色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好色者也又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好色也五欲之中五色為重五色既去四欲盡消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為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一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

吾身不在  
迹而在神  
有言不在  
世而在吾



可以身託天下者愛以身為天下乃可寄於天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此二句不必解老子下文自解之矣若而

也何謂寵辱若驚寵必生辱而寵為下忽焉

得之而驚忽焉失之而驚故曰寵辱若驚言

寵必辱而驚也惡辱免驚惟不居寵利而已

驚者本無而條有之意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乃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重

其身不輕以身為天下乃可託以天下愛護

其身不輕以身為天下乃可寄於天下故曰

貴大患若身言貴必大患而身也惡患存身

惟不居高官尊爵而已貴愛二字貴從愛起言貴重愛重而不敢

輕忽也有身私其身也無身忘其身也貴以

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即無身也乃可以託天下乃可以寄於天下即吾有何患也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

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

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

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此



即老子貴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之意  
莊子讓王篇直解老子寵辱章

視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字一有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古本作芒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道下古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夷平也希少也搏

也昧暗也御猶  
駕馭○搏音博

無色曰夷道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無聲

曰希道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無形曰微

道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

詰猶思故溷而為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

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

不昧繩繩綿綿不可名言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忽兮其中有物是謂惚恍道無始故迎之



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古始  
之道也聖人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是謂能知  
古始道統繫之是謂道紀

古之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為不可  
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

不新成

豫猶皆獸名故即記必見其敝之敝  
不新成言深自韜晦不重為一新也

李宏甫曰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  
其至深者不可測識且強為之形容可乎夫  
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  
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隣何  
其若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客之將  
至而儼然望之若水之將釋而渙然以解若  
樸之敦而自不雕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濁  
之渾渾處穢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



者夫是濁也果孰能之靜之則徐清有何難者然而聖人不處也是濁也果孰能安之以之則徐生惟聖人知人之生於濁而死於盈也是故不欲盈以盈非自保之道也夫惟不盈故能為舊而不為新能為敝而不為成以新成者必勞必費必爭必垢且新者必故成者必毀而敝復隨之與其勞費以求敝孰與能敝之為愈也故惟聖人能敝能濁能安僧肇註維摩詰經曰其為道也微妙無相不

可為有用之彌勤不可為無故能幽鑑萬物而不耀玄軌超駕而弗夷故曰微妙

太玄經玄攤曰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穰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又曰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歲廣也包畛故曰玄通

關尹子一字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



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故  
曰深不可識

既曰能敝而又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既曰  
不新成而又曰敝則新敝不新者不可識之  
體敝則新者不可掩之光其不新也乃所以  
新其敝也乃所以不敝其不新成也乃所以  
大成

致虛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無思無為虛也致虛不已而極寂然不動靜  
也守靜不已而篤總名之曰又玄萬物芸芸  
並作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正以觀其復也不知常則妄作  
而凶知常則亡妄而吉乃無所分別而容乃  
萬物一體而公乃得一以貞而王乃運無所



積而天乃無狀無象而道乃自古固存而又  
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  
虧夫何殆

致虛章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含德章云知  
和曰常知常曰明命與和非二物也命者物  
之所受以生抱中含和復命者復此和而已  
復命之和是曰常明

涂印玄注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  
之狀也歸根謂反本靜者動之根命者物之  
所受以生也固然曰常照徹曰明平等曰容  
公乃王龜山所謂私意盡去然後可以應世  
天乃道天猶有象道則無象也又即常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

涂印玄云帝績慙皇王猷謝帝大道之世以  
百姓為芻狗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



不謝淒乎若霜露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不  
知帝我者誰耳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大道廢  
有仁義下始親而譽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  
為善矣仁義降有智慧假仁假義以行其私  
下皆畏之箝其口而不敢議而怨生矣智慧  
出有大偽姦宄猾桀群起而侮之弁髦其君  
而大亂作矣夫譽之是疑之也况畏且侮者  
乎其原起於上之不信商人作誓而民始叛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咸其輔頰舌誰則信之

柰之何猶号其貴誓而貴會也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是以聖人行不言之教而功成處無為  
之事而事遂以輔萬物之自然百姓皆曰我  
自然謂之我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矣  
謂之自然自然之妙雖妙於知而所以妙則  
自乎不知

老子書言自然者五太上章云百姓皆曰我  
自然希言章云希言自然有物章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章云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安章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自然者道之母也考  
儒書六經並未言自然佛書楞嚴甚不然自  
然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  
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  
窮於是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  
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若自然頭因  
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

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本狂自然本有狂  
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  
何為狂走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  
為戲論老以自然為宗佛以自然為戲故吾  
儒不言

關尹子曰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  
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大道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父子兄弟夫婦曰六親孝慈孝子慈孫也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至仁無仁至義無義自

大道廢而蹙蹙為仁踈跂為義者出焉私智

小慧之機萌而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者出焉

六親不和有孝慈有瞽叟與象而後有大舜

有晉獻驪姬而後有申生也國家昏亂有忠

臣有桀紂而後有逢龍比干有元成而後有

朱雲梅福也總之皆大道廢也故令至是

### 絕聖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屬如屬民讀法之屬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棄智出慧復於無始帝五

畫象蒼頡作書不則至公無私守分明農大

如三皇結繩無文利也絕蹙蹙之仁歸於無恩棄踈跂之義歸

於無為家有慈父戶有孝子大順也絕詐偽

亂真之巧塞賄賂權勢之利上皆廉正下無



邪曲大公也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文也  
以為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絕而棄之務令民  
歸屬於質所見者素不尚華藻所抱者樸不  
事雕刻少私偽寡嗜欲庶幾偕於大道乎純  
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乃知  
文不足以治天下而大道之不可廢也

絕聖之法非絕聖之神也棄智之鑿非棄智  
之大也絕斲斲之仁非絕至仁也棄跽跂之  
義非棄精義也

莊子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  
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  
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愚謂  
莊子胠篋篇直解老子絕聖章

絕學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  
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絀獨怕兮其未央如  
嬰兒之未孩棄棄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



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泚泚兮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颯兮

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

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莽謂莽蕩怕古泊字靜

也地如龜地之圻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歸者必稅駕乘乘兮無所歸無住着也性

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遺失也泚泚無知也小

明為昭登荷細也悶悶猶默默楞嚴經空生大

覺中如海一漚蕪即忽兮飄兮之謂頑不知

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母乳也

聖智仁義巧利皆學也絕聖智絕仁義絕巧

利皆絕學也莊子山木篇云孔子絕學捐書

論語云子絕四皆絕學也若是者無是無非

無譽無詈辟如唯之與阿同為應對相去幾

何吾惡知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也善古本之

與惡美者譽惡者毀相去何若吾惡知美之

為善毀之為惡也夫何憂哉第至人之所畏

不得不畏福禍莽莽其未央哉衆人熙熙貪

名逐利垂涎太宰淫意春臺我獨泊一作兮

如嬰兒未孩未孩笑也乘乘無歸如窮人無所歸乘乘畏

也衆人皆有餘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我

三軍 二卷 二十一



獨若遺似於不足若愚如泚泚無所分別泚  
泚畏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畏也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飈無所止悶悶畏  
也衆人皆有以也以為我獨頑且鄙無為頑且  
鄙畏也我何獨異於人哉人之所畏不得不  
畏而貴食毋耳毋即有名萬物之毋有國之  
毋可以長久寂寥為天下毋有始為天下毋  
之母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既得其毋以知  
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毋是謂絕學是謂無

憂學之名目不一有俗學有文學有心學有  
無學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俗學也學於  
古訓乃有獲君子博學於文文學也十五志  
學學而時習思無益不如學十室有忠信不  
如丘之好學學問無他求其放心心學也人  
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者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易  
無思也無為也此無學也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無學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心學也老



子之絕學即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所謂俗學也由文學心學以復於無學是惡  
可絕實積經云菩薩脩行於四依趨善能具  
足依趨於義不依趨於文依趨於智不依趨  
於識依趨於了義經不依趨於不了義經依  
趨於法不依趨於數取曰文曰識曰不了義  
經曰數取皆俗學也所當絕也曰義曰智曰  
了義經曰法皆無學也未可絕也

孔德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大德之人能受垢濁處謙卑無所不  
容而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恍然而有惚然而  
無惚而恍匪象也其中有象而能象象無狀  
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恍而惚匪物也其  
中有物而能物物有物渾成在天地先窈兮



寥兮可以為天下母無物之物是謂恍惚窈  
兮深冥兮幽又非恍惚可言匪精也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真氣也信誠也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  
之至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如新  
生之精無求其故真之至也生天生地生神  
生帝慤實不疑毫髮不爽信之至也迎之自  
古不見其首隨之及今不見其後常名不去  
而古今衆美也甫美胥從此出吾何以知衆美  
之自出哉以此道也

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  
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非孔  
德何以有此

有象有物有精有信信誠也所云誠者物之  
終始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所云有名萬物  
之母也衆甫即衆妙也衆甫曰閱所玄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也

惚恍而曰有象非真惚恍惚而曰有物非



真恍惚窈冥而曰有精有信非真窈冥故大學之教始於格物格物之功誠之為貴

曲則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一體本全不曲不全致曲抱一乃名全歸辟

如筭數筭一乃至筭百筭千筭萬百筭千筭萬筭者道遠上一

直木先伐曲木不夭聖人委曲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物不得其所則其德全黃河九折一瀉千里聖人屈已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身屈道伸則其德直江海最窪萬派皆歸聖人至虛至下故衆德交歸德無不備而日盈衣敝浣濯乃見其新聖人去故與知洗心退藏而日新聖人專心於一故於道有



得衆人多知多見故於道轉惑是以聖人知  
 少之為貴也故抱一以為天下式一者少之  
 極也老子曰道生一中庸曰為物不貳皆此  
 一也聖人抱之以天下萬世之見為見不自  
 見故明以天下萬世之是為是不自是故章  
 以天下萬世之功為功不自伐故有功以天  
 下萬世之長為長不自矜故長此皆抱一不  
 爭故天下式之莫之與爭何其全也古所謂  
 曲則全者豈虛語哉實全而歸之衆美具備

仍歸於一

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  
 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  
 為能化故曰曲則全

關尹子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  
 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  
 所役故曰少則得

河上公注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  
 所聞故曰多則惑



淮南子云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  
 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大渾  
 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法海經云大海之水惟  
 有一味無若干味無不以鹹為味大智度云  
 譬如筭數法筭一乃至筭百百筭竟還至一  
 故曰抱一以為天下式

關尹子云枯龜無我能見大智磁石無我能  
 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  
 遠行故曰不自見故明

關尹子云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  
 可輕忽道已不可訕謗德已不可鄙猥才已  
 故曰不自是故章

書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能故曰不自伐故有功  
 關尹子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  
 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  
 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故曰不自矜  
 故長



希言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及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

天下惟自然之道，可以長久。多言者，失之；希言者，得之。希寡也。彼飄風暴雨，陰陽擊搏，倏

忽而不能久。正以非自然耳。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聖人希之又希，不言而信。道者與之同於道，順道之自然也。即未必道而德者與之同於德，順德之自然也。未必德而失者與之同於失，順失之自然也。同於道德者，敦若樸曠若谷，和其光也。故道亦得之，德亦得之，同於失者，渾於濁，同其塵也。故失亦得之。妙契玄同，無入不得。此無他，自然之道通而為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何同何異，何得何



失自然之真雖希言而世未有不信者多言  
強聒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  
以人不信耳淮南子曰使人信已者易蒙衣  
自信者難

無為之謂道行道有得之謂德違於德之謂  
失自其異者視之道德與失千里也自其同  
者視之道德與失一致也故同道者道亦得  
同德者德亦得同失者失亦得無二道故無  
二得各得其得也推而言之蓬之橫楹之縱

厲之醜西施之好性同得也玉京山之高諸  
堆島之卑諸騫樹之賒諸槿花之促大羅天  
之遍諸毫末之細性同得也故曰螻蛄不羨  
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  
足此同也此得也夫得道德者之同之得人  
能信之失道德者之同之得人信未及故漆  
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此也黃帝亡其玄珠  
使離朱提剝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  
怵而後能得之夫忽怵罔象而可得亦足以



明失之樂得已信及於此是謂大信

跂者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

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舉踵曰跂張足曰跨餘食左氏人將

不食吾餘是也贅行莊子附癰縣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行當作形

舉踵曰跂跂者強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

不知舉踵不能久立濶步曰跨跨者強先出

人一步故濶步而行不知濶步不能久行以

皆非自然也即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狂態

也聖人不自見故明若自見者不明聖人不

自是故彰若自是者不彰聖人不自伐故有

功若自伐者無功聖人不自矜故長若自矜

者不長自有道者視之如棄餘之食縣贅之

形物皆惡之故不處處者處於自然不犯衆

惡

魏文帝典論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云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故曰



老解 卷 三十八  
自見者不明

列子力命篇云墨尿管至啾啾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婞所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謬忤情露讓極凌誅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才之得也眠媵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莫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者不彰

莊子云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故曰自伐者無功太玄經云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衆士亦望之而去故曰自矜者不長

有物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寂止也。寥遠也。  
 天地未生。有物混成。寂兮寥兮。無聲寥兮。無形卓  
 然。塊獨立而不改變。在陽不焦。託陰不腐。周  
 行而不危。殆天地萬物皆從此生。可以為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為道。強為之名曰大。

高而無上。羅而無外也。大曰逝。逝者如斯。不  
 舍晝夜也。逝曰遠。遠而八極。又遠而萬劫。無  
 不歷也。遠曰反。雖遠不越。絕復在人身也。故  
 道一天一地一民無二。王亦一。故道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得  
 謂道天地獨大。而王小也。王人與地俱在天  
 之下。故王人法地。天施地受。天資始地成物。  
 故地法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御天  
 先天。故天法道。道猶有字。有名。離名絕字。乃



為自然故道法自然自然者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天下母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學格物格此而已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大學慎獨慎此而已乃謂儒道與老異可乎

禪伯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總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亦此意也

重為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

衣服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無繫著也

舟不重無以當疾風之衝山不重無以繁草

木之植由至一者以格不一重為輕根也北

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

之宗由不動者以宰群動靜為躁君也是以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而不輕何也以重為

之根也燕處超然雖有榮觀而不躁何也以



靜為之君也。柰何萬乘之主不自靜重而以  
 身輕用於天下乎？輕則失持重之根本，實撥  
 而威福奪，躁則失寧靜之君真宰。搖而鑑衡  
 爽，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語重也。  
 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衆止語靜也。

河上公注云：草木之花輕故零落，根重故長  
 存。重為輕根也。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  
 靜為躁君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閉  
 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

妙

輪輶地為轍迹，瑕玉玷也。譎責也。籌策計數  
 者所用之筭，關鍵門拒也。橫曰關，直曰鍵，結

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重也。藏也。

轍迹之行，行不名善，惟無轍迹而行，乃為善。



行瑕謫之言言不名善惟無瑕謫之言乃為善言籌策之計計不名善惟不用籌策而計乃為善計關鍵之閉閉不名善惟無關鍵而不可開乃為善開繩約之結結不名善惟無繩約而不可解乃為善結以此推之焦毛髮濡手足立法度騰口說以之救人者不名善救人而棄人必多以之救物不名善救物而棄物必多聖人常行平等救度群迷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辟之一切眾生

迷淪苦海聖人於中作大船師又辟之一切眾生怕為煩惱疾病縈纏聖人於中作大良醫是無迹無瑕之言行也不籌不鍵不繩之計較閉結也是常善救也故曰無棄人無棄物是用晦而明無分別揀擇之意也故曰襲明襲掩也所以然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既曰師所當貴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助也既曰資所當愛棄而不救不貴不愛雖自為智實切大迷以是知襲明之要妙反性命之情



老解 上卷 四十三  
本自然之宗至約而不繁善救而不擾所為  
至妙至妙者也

此章重七善字不行之行不言之言不計之  
計不閉之閉不結之結不救之救乃所以為  
善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則不獨善人  
為不善人之師善人不善人皆吾師也又曰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獨不善人  
為善人之資善人與不善人皆吾資也天下  
止有善不善兩種兩種皆吾師皆當貴皆吾

資皆當愛又何有一人一物可棄乎分別善  
不善太明明而不襲聖人渾之故曰襲明襲  
掩也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故稱大智不貴  
不愛分別賢愚人雖云智其實大迷無賢無  
愚貴之愛之其跡似迷其實乃智故曰要妙

善行者虛已遊世與物無忤任物之自然無  
轍迹可循善言者因人之言不作堅白異同  
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不可乎不可無  
瑕疵謫過於天下善計者以道計事守一不



移所計不多安用籌筭善閉者以道閉情乃  
凝於神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也善結者  
以道繫屬人情使人終古懷之不忘不如索  
可得解也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  
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  
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故曰襲明

知其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  
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式法也忒  
分裂也割

常德難知亦難守不離不忒也至於常足守  
之極也總歸於樸樸雖小天下莫敢臣樸散  
為器始制有名聖人用之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此章之大旨也雄喻尊雌喻卑知其尊顯



復守以卑微去雄之強就雌之柔則天下歸之如流入深谿常德不離於已復歸於嬰兒絕學章曰衆人熙熙我獨如嬰兒之未孩是也白喻昭昭黑喻默默知其昭明復守以靜默如暗如癡可以為天下法式常德不忒於已復歸於無極絕學章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若海颺兮似無所止是也無止即無極也榮喻尊貴辱喻污濁知其榮貴復守以污濁則天下歸之如水

流入深谷常德乃滿足於已復歸於樸道常無為章曰鎮以無名之樸是也樸散為噐始制有名聖人用以應運出世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彼此界限也

為谿為谷一也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老子又曰江海能為百谷王則谷亦有水者

將欲取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載任載也。

聖人應運出世。為官為長。為無為事。無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何也。天下大物。神以宰之名。曰神器。不可為也。為之以智。智不足以周物。為之以辨。辨不足以喻物。為之以勇。勇不足以勝物。從來往為之。來無

今往。無古。從高下為之。高無蓋。低無載。從大小為之。大無外。小無內。從本末為之。本無一末。無多。從外內為之。外無物。內無人。從遠近為之。近無此。遠無彼。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唯其渾淪。所以不可為。已不可為。而強為之。必敗。不可為。而固執之。必失。故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吾無執。其前後而行之。隨之。或响而溫。或吹而寒。吾無執。其寒溫而响之。吹之。或強而剛。或羸而弱。吾無執。其剛弱



而強之羸之或載而安或隳而危吾無執其  
安危而載之隳之夫何為哉彼為者執者皆  
行之太過而甚而奢而泰也聖人去甚不為  
已甚也去奢禮奢寧儉也去泰忠信以得不  
驕泰以失也無為無敗無執無失所以完神  
器而安天下也

關尹子云間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  
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  
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云金木水火土其常五其變不可計  
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  
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  
謂之非一

此章以下三言不得已一曰取天下而為之  
吾見其不得已一曰果而不得已一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總之為兵發也兵  
死地也而可易言哉



戰國策曰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  
君不得於臣故曰去甚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無當天不能足以粟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故曰  
去奢

六韜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故曰去泰

涂印玄曰甚者造為之過分也奢者動用之  
過分也泰者情欲之過分也是以聖人慈而  
去操切之甚儉而去浮靡之奢不敢為天下

先而去縱恣之泰

以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  
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人主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以道佐  
人主者至於用兵豈得已哉蓋以兵彊天下



雖或能勝其禍必還

平報之楚靈齊湣秦皇

漢武或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師之所處人死物殘田不脩而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殘五穀疵癘必有凶年善用兵者果於以道佐不敢以兵強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而用兵不得已而後應之果不得已應之亦勿用強以凌人何也強者不可以壯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謂不能久也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凡果者易於用強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而戒之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果而勿強不道早已之說也

夫佳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夫  
 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佳兵者驚精神觸和氣不祥之器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左為陽生而柔弱右  
 為陰殺而剛強君子平居貴左好生而柔弱  
 用兵則貴右貴殺而剛強以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不殺

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雖得  
 勝而無美之之心勝而美之是樂殺人悖天  
 反道衆叛親離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世之  
 吉事必尚左凶事

謂喪事也

則尚右用兵貴右言

其可哀也偏將軍居左卑而左以其不專殺  
 也上將軍居右貴而右以其主殺也居右居  
 上當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當以悲哀泣之  
 惡敢樂殺即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惡敢勝  
 而美不美不樂是曰恬惓是曰有道有不戰



戰必勝可以得志於天下

越伐吳范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勾踐不聽敗  
於夫椒故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老子書論兵止此二章以道章云以道佐人  
主不以兵強又曰不道早已佳兵章云不祥  
一之器有道者不處則用兵信有道也孟子云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淮南子云兵失道  
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

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  
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  
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是故大兵  
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予  
謂道之要處不出恬惓二字不樂殺人則恬  
惓之實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言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常無名無名者樸也無名之樸雖小天下  
莫敢臣侯王若能守樸萬物將自賓服上而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以和召和也下而萬民  
不令而自均調以順召順也萬物自賓如此  
而實始於樸特患侯王莫能守耳若樸散為  
器器始有名名亦既有莫之底止莊子所謂  
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也守道者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既有而無既有名而無名常  
德乃足復歸於樸夫何殆常道之在天下譬  
川谷之與江海常道者萬物之宗猶江海者  
萬水之會川谷異派朝宗於海萬物紛紜同  
歸於道此之謂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也

道常無名章與道常無為章可以互看無名  
章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  
能守萬物將自賓無為章曰道常無為而無  
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



老  
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總之極著樸之妙也第  
曰無名而又曰名亦既有曰無為而又曰無  
不為此孔子所以必正名而孟子所以重有  
為也

知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  
足者富。彊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  
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知人者分別之見耳。  
自知者反聽無聲。內視無形。莊子云所謂見  
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聞聞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能自見自聞所謂自知  
者明也。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勝人者血氣  
之勇耳。自勝其私則大勇。而強中庸云和而  
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所謂自強  
不息是也。不知足則李斯咸陽之市。韓信鍾  
室之縛。何暇論富。惟知足則鷦鷯一枝。鼯鼠  
飲河亦將樂而有餘。是真富也。強力過人則



秦始二世之亡項籍垓下之刎豈曰有志惟  
強行道德則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  
峰橫海岸是真有志也所如北辰居其所之  
所如王敬作所之所如艮其止止其所之所  
不失其所則丹可磨不可奪其色蘭可燔不  
可滅其馨玉可碎不可改其白金可銷不可  
易其剛一日猶是千古猶是故曰久自古皆  
有死誰能不死有死而亡者有死而不亡者  
色身有死法身不亡有死因有生不亡永不  
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也  
內典曰如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復以何因  
緣得大堅固力死而不亡者壽也

老子書言久者四始曰天地所以長久者以  
其不自生又曰道乃久又曰重積德則無不  
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至此又曰不失其所者久總之不  
外道德不失其所不失道不失德也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



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  
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  
驚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  
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  
燒之不能溺之不能燒不能溺所謂死而不  
亡者也

大道氾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

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氾音

大道氾氾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  
不宜之萬物恃道以生而不辭其生之之勞  
有成物之功而不自名其有功曰生曰成愛  
養萬物至矣而未嘗自以為主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道常樸而無欲退藏  
於密似可名於小萬物且歸焉而不知道為  
之主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可名於大然聖人



終守樸之小而不為大故天下莫敢臣萬物  
將自賓能成其大

執大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  
止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執大象者無執之執無象之象也大象無形  
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  
御天下天下莫不徃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

恃之以生故無徃不利故云徃而不害然忘  
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  
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  
不泰莊子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  
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逆旅主人張樂設餌以啗過客客為暫留亦  
為之遽薑而已矣有盡也惟道常無欲愛養  
萬物而不為主其形之言也淡乎其無味無  
肥甘之適口視之不足見無采色之娛目聽



之不足聞無聲音之悅耳然而大道泛兮其  
可左右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物有盡而道無窮用之不可既故萬物歸焉  
而不知主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執大象  
者蓋如此

將欲歛歛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

古本作翕  
林本作翕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脫於淵邦

國從  
韓非

邦本作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闔也張開也固者  
本然之辭微明其理

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  
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

虛相因之理也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  
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歛之張之

之字作  
者字看

將欲云者且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造

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

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固嘗如此者也如

物之將欲歛聚者必其已嘗張大者也物之

將欲微弱者必其已嘗剛強者也物之將欲



廢墜者必其已嘗興隆者也物之將欲失者必其已嘗得者也迹若相反理則相因衆人之所莫睹至人之所獨窺是謂微明何也物盛則衰如張之將歛強之將弱興之將廢與之將奪自然之勢也惟柔能勝剛弱能勝強夫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魚非淵無以活邦非柔弱無以興天下稱利器者果不在剛強而在柔弱力旋天下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可謂善藏其用矣故曰不可以示人或者猥云將欲如彼必姑如此使人不覺墮其術中即西山見謂陰謀之言也陰謀者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陳平自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只緣固字誤



作姑字用老通曰姑與固相去懸甚勿枉殺  
 天下人程子言申韓與老子甚懸絕蘓秦張  
 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又議此章為權詐之  
 術亦豈深亮老子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作動也鎮者壓  
 定之使不動也  
 道常無為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為者其妙用

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萬物將自化無不為  
 而妙用行矣化而欲作人偽日起聖人辨之  
 於早防之於漸一切可尚之賢可貴之貨可  
 欲之事皆却而不為而躬脩玄默以鎮定之  
 使不得動是豈弊弊然以天下為事而鎮之  
 哉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  
 用大郭象曰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  
 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  
 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



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  
 業矣萬民不務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  
 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  
 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

老解

豫章郭子章集解

東粵謝正蒙校正

下篇

上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  
 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  
 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王弼作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  
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  
去彼取此攘臂謂攘除衣袂  
以出臂也仍就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上德不德不有其德也得  
而無得是謂真得下德不失德不忘所得也  
所得不忘猶未得矣蓋上德無所作為而無  
心於為無心為上下德有所作為而有心於  
為有心為下上仁上義上禮其為之也與下

德同是仁義禮之上者乃德之所為下也就  
其中而較量之仁無不愛上仁之無以為顛  
上德義有所擇上義之有以為顛下德上禮  
恭而衆人慢莫之相應則怒而攘臂以就之  
忿爭起矣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  
而為德關尹子所謂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  
是也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為仁仁無別  
而義有別仁壞而為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  
敗而為禮五降而至於禮下之下矣往而計



來施而責報人懷輕鄙徂詐之心家為淫辟  
離跂之俗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故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德仁義禮皆道之華  
而識智在前為道之障其多智之人量利害  
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  
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故  
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夫禮為忠信  
之薄則去禮者為厚厚則不亂前識為道之

華則去識者為實實則不愚大夫夫博大真  
人也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  
去禮去識而取厚取實郭象曰知禮意者必  
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  
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  
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德有上下故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學亦  
有上下故曰下學而上達惟道無上下故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中



人解 下卷 三  
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也不曰可以語下也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何其  
華也然前識福則有趨之之意前識禍則有  
避之之意軫軫擾擾莫之適從何其愚也無  
若不知不識無將無迎

韓非子曰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  
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  
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

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  
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  
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  
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  
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  
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  
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  
也人應則忻懼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  
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



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愚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若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昔之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



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  
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

車無車古本作輿不欲碌碌錄作如玉珞珞

落落如石竭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

夫道生一昔之得一者自天而地而神而谷

而萬物侯王無不得一以成天氣清明故曰

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

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

曰為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為也反是

而裂而蹙而歇而竭而蹙皆不一之弊也故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不自謂

貴高而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譬之車貴高之器也車合眾材以成然未嘗

自有其眾材是數車無車無車所以成其車

也猶侯王貴而無貴高而無高以自成其貴

高不欲居已於貴碌碌如玉不欲居人於賤

落落如石所謂以賤為本以下為基者如此

老子書論一者四曰抱一曰混而為一曰道



生一至此曰得一即玄也書曰惟一中庸曰  
為物不二論語曰一貫皆是物也而孟子又  
惡執一者何哉夫一可得也不可執也得之  
則神執之則賊關尹子曰性一而已夫性一  
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故得一者在知性  
嚴君平曰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高得卑為  
清得裂使地有為動不順一為直得枉為寧  
得發使神有為動不順一為達得困為靈得  
歇使谷有為動不順一為有得亡為盈得竭

侯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蹙

反者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  
生於無。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曰反，反非動也。而樞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道之動矣。知其樞  
守其雌，曰弱，弱非用也。而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堅，是道之用矣。反復也，復見天地  
之心。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故曰道之動。天下



之至弱者莫如水水無源無歸道本無首末  
無尾應用不窮故曰道之用以是知天下之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處弱處正有無之間  
而動與用之機也

上士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  
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

道善貸且成

建立也建言古之立言者絲之不  
幻曰類偷苟且也渝變也應人之

乏而終見還曰貸貸者謂假予  
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  
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  
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  
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  
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  
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



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古之建言者有曰明  
道者黜其聰明反若愚昧進道者損之又損  
反若退卻造道平易者清而容物不欲小察  
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上德者必知雄守雌反  
若卑下清德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污辱廣德  
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小而不足建德者無  
為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飭故若渝變  
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可辯大器者  
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大音衆音之本反寂  
寞而無聲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道  
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道之無名如此  
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貸者必有  
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  
矣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所  
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  
上士信中士疑下士直非笑之若不為下士  
所非笑非道也昧不明也退不進也顛不夷  
也系不勻即不平也谷下而不上也污辱不



白也不足不廣也建德猶陰德畏人知而若  
偷也質直槁木死灰而若變也大方無廉隅  
無畛域也大器非歲月可速就也大音非耳  
之所得聞故希聲大象非目之所得見故無  
形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  
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石截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皆取其強曰強

則曰為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  
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  
聚而生萬物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  
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  
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王公大  
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



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萬物是損之而益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萬物負陰抱陽皆稟冲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為教我者之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天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矣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氣是也水以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於無間而况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孰不



為之動而亦何入不自得哉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則神明之符自然之驗天下誰得有及之者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而天地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又何術以及之哉

名與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孰多之多  
猶重也

烈士徇名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徇貨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於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



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愛名甚則費精神以釣之固結納以保  
之其費必大藏貨多生則有劫奪之憂死則  
有發掘之患其亡必厚凡此皆始於不知足  
不知止故辱且殆也君子不然知足者樂令  
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無求奚以辱  
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  
知幾夫何殆如是乃可以長生可以盡年故  
長且久

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  
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宏浩大尊寵窮極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  
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  
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  
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  
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  
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畱大  
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



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  
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大成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  
若屈右本作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淨為天下正缺音

以成為成而虞其缺此小成也大成者必守  
之以缺不以成成也故不毀而常成所謂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以盈為盈而惡其冲

此小盈也大盈者必守之以冲不以盈盈也  
故不竭而常盈所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也  
以直為直而不能屈其直必折此小直也大  
直者循理而行雖曲亦直所謂曲成萬物而  
不遺神無方易無體是已以巧為巧而不能  
拙其巧必勞此小巧也大巧者付物自然雖  
拙而巧所謂天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  
以辯為辯而不能訥其辯必窮此小辯也大  
辯者至言去言雖訥而辯所謂明見無值辯



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也大都衆人之用  
 神也躁躁如火之滅水必能勝寒如成如盈如  
 直如巧如辯皆躁顛也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如水之滅火必能勝熱若缺若冲若屈若拙  
 若訥皆靜顛也維清維靜為天下正所謂侯  
 王得一為天下貞也豈特不敝不竭已哉  
 清靜經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  
 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  
 清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

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何大如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糞下吳幼清本有車字

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卻屏去也糞田也戎馬

戰馬郭外謂之郊

天下有道休兵而務農兵為民也天下無道

甲兵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

薪荆棘生於隴畝民為兵也夫無道之君毒



痛天下原其所以乃有三毒人見可欲則心  
亂欲而不已則不知止足不知止足期於欲  
得此三毒也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  
而為是戎馬所自起故曰大罪大禍大咎也  
惟止足者以不足為足則性分之內充然有  
餘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常足在我無少欠缺  
又何罪禍咎之足言哉

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兵甲而  
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  
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  
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  
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隣國  
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  
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  
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  
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  
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



道戎馬生於郊矣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而下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也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



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  
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  
間則傷人也憺憺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  
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憺於欲利

不出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天下與吾一道也天與人一道也同歸殊途  
一致百慮故知天下不待出戶見天道不待

窺牖若待足跡所臨目力所及猶以管窺天  
以錐指地所知幾何所以然者聖人之知不  
以行不行之知無所不知何必出戶聖人之  
名不以見不見之見無所不見何必窺牖此  
皆因物之自然不必有所作為而成者也閉  
戶造車出門合轍師曠瞑臣猶能審音而况  
於聖人乎

聖人惟不行而知故能不出戶知天下聖人  
惟不見而名故能不窺牖知天道所不見不



行皆不為而成者故無為之為妙矣不知之知深矣

為學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無為而為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取猶言攝化也

為學與為道異俗學多聞多見知見日長故日益然非真益也學道者去健羨黜聰明去故與智故日損然不徒損也損之又損譬地

脫落前後際斷以至於無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日益之學俗學也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日損之學真學道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日損之學也



慎子威德篇曰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闕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

聖人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惻音帖憂勤貌渾上聲

聖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心為心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何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已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莊子曰其出不忻指生言其入不拒指死言動之死

地動謂動輒之往也死地死所也攝管攝也不暮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被着也十有三謂九竅四肢也出自莊子

韓非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

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

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

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

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



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凡  
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  
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  
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  
之生生而動動皆死之地亦十有三人之貪  
生者本欲之生然輒之死地者何趨福而反  
得禍也蓋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生而  
不知更近於死也蓋聞善攝生者不厚於生  
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

刃無所容何也以其無死地也無死地者由  
無生也由無生斯無死地矣由無死地斯物  
莫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  
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污  
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  
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  
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生死各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解明甚河上公注依此以訓自蘇子由有  
三者各居其三生死之道九不生不死者一  
之說世多宗之愚謂非子河上之注近於俚  
而質子由之訓近於玄而巧故仍從韓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郭象曰至人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

前而自然與吉會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林本作成  
之熟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長上  
肇

虛無無形之謂道物之祖也故曰道生之化  
育萬物之謂德物之母也故曰德畜之此二



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自然尊貴故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陸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成量其用謂之熟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龍常。

兌為口。易曰。說言乎兌。初倪為小。始生為柔。皆方兆於有而未離於無之義。記曰。揜而克。衷曰襲。襲常猶襲明。密而不露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下有無名之始。即有有名之母。有名之母。即有萬物之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既得有名之母。以知萬物之子。既知萬

物之子。復守有名之母。則沒身不殆。守之云者。在塞其兌。使內者不出。在閉其門。使外者不入。皆守之義也。如是則澹然無為。終身不勞。其又何殆之有。若開其兌。以濟其事。動之死地。終身不救。能免於殆乎。母謂塞兌。閉門。便不明不強也。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為至明。內視之謂明也。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自勝之謂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元明為本。其末分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  
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致虛章曰  
知常此曰襲常善行章曰襲明此曰襲常總  
而名之曰襲常明也

老子重守上篇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  
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又曰侯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賓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總之曰守  
柔守其母也守母工夫全在塞兌閉門而塞

閉工夫全在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四者是謂  
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  
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  
賤故曰無遺身殃

管子樞言曰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  
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  
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  
王不以一過二故曰塞其兌管子形勢解曰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



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之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閉其門

使我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河上公注介大也介然有知大知也施商友切說文旗貌韓非子曰邪道也盜竽韓非子作盜竽竽五聲之長

也今從韓夷平也除治也如易除戎器之除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多不知其可畏也世主粉飾太平盛脩宮室而朝甚除奪民力而田甚蕪竭民財而倉甚虛服文繡而作淫巧帶利劍而尚武功厭飲食而忘機務貨財有餘而好聚斂是謂盜竽竽唱而衆盜和大姦作而群盜起其非道哉使我介然有大知而不搖奪於衆好大道是行邪道是畏安肯好徑以為盜招



韓非子曰大道也者端道也施也者邪道也  
田荒國貧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  
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文采  
知文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  
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  
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  
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  
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  
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

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  
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  
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  
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盜夸似誤韓子盜竽為是本章夷除蕪虛餘  
與竽皆一韻竽或作等後人訛為夸耳

###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韓本  
作子

孫以其世世  
祭祀不絕

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



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韓本是邦漢人避高帝諱改作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至於子孫世世祭祀不輟。夫何故。彼善建善抱者。建於德。抱於德也。所以不拔不脫者。德盛而流光也。

以此善脩之身。其德乃真實。以此善脩之家。其德乃優餘。以此善脩之鄉。其德乃長遠。以此善脩之邦。其德乃豐厚。以此善脩之天下。其德乃普偏。此謂建極。此謂抱樸。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誰能拔之。脫之。而又誰能輟之哉。然非獨一身一家為然也。以我之身觀人之身。以我之家觀人之家。以我之鄉邦觀人之鄉邦。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莫不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無二道。無二德。聖



人知天下以此道德知之爾

韓非子云孫叔敖請漢間沙石之處九世而  
祀不絕故曰祭祀不輟又云治家無用之物  
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治鄉治國莅天下各  
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  
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  
天下此皆淺之乎解老者賈子曰夏曆四百  
商曆六百周曆八百秦二世而亡何三代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短也庶幾近之然猶非  
老子意惟堯舜孔老之祀至今不輟其真善  
建善抱者乎

含德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歎嘍從古本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  
壯則老是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以尾端肆毒曰

據以羽距擊觸曰搏以四指握拇指為握  
固峻赤子陰也歎氣逆也祥妖也強暴也

老解 下卷 三十一



人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無心物無與敵雖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何也赤子骨甚弱筋甚柔而據甚固未知雌雄之合峻亦作者精氣盛也雖終日號叫而嗑不嗔心無喜怒和氣盛也知和者可以長久故常知常者是為知道故明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為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廼剛強而暴其氣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入於剛強而老從之是謂不道不道則失其赤子之性不常不明精竭和傷欲不已得乎

老子上篇三言嬰兒至此又言赤子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賢論道常言赤子赤子之心可與天通夜光在手可易砥砭何賤何貴天子在前了無怖色何尊何卑虎尾可履鳩酒



可飲何死何生南威在牀罔識牝牡何情何  
慾母羨文繡母鄙土草何榮何辱脩道者必  
至於是乃名赤子嗚呼可易言哉

知者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  
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常知和是謂知者無思無為始知道知者  
不言也支離分別盡夢境言者不知也惟塞  
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  
其內無有一法從外而來無有一法從內而  
出又無少法和合而生是謂與天同心而無  
知與道同心而無體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  
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卮言日  
出而應變謂之玄同也夫然均覆萬物孰為  
親踈等觀逆順孰為利害齊一榮辱孰為貴  
賤物物而不物於物超與造化為伍故為天



下貴為天下貴者天下莫能親我莫能利我  
是之謂至貴至貴者乎親踈利害貴賤皆物  
也可得而親者亦可得而踈以勢交者勢盡  
則踈以利合者利盡則散惟不可得而親者  
亦不可得而踈可得而利者亦可得而害利  
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惟不  
可得而利者亦不可得而害可得而貴者亦  
可得而賤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不可  
得而貴者亦不可得而賤推而廣之可得而

生者亦可得而死關尹子曰有合者生有散  
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  
來郵亭自若可得而合者亦可得而離關尹  
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  
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又德交者則  
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人言老子之旨惟莊子善繼予謂莊子荒唐  
關尹子精妙

以正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忌諱  
禁防

也利器  
權詐也

為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  
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  
下者必以無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禁網

疏濶人無忌諱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  
者眾故彌貧人不尚權詐雖有利器無所用  
之惟急功利喜夸詐故國家之昏亂滋甚民  
誠素朴無作淫巧若民多技巧故奇袤無益  
之物競起皆亂天下之具耳平世則法令愈  
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下下巧法  
以罔上則姦軌寢長而盜賊多有四者之患  
始於人主有為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取  
天下者必以無事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皆以無事取天下也

郭象曰人主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呂不韋曰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上公注曰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曰我無

事而民自富

韓非子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竒善復為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察察分辨所謂為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淳厚急慤也缺缺殘缺也竒衰也割削也廉稜也



熾傷也肆恣也  
燿焰也復反也

聖人之政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何悶悶也而  
其民淳淳自化自正自富自樸寬然自樂矣  
世主之政多忌諱多利器尚技巧嚴法令何  
察察也而其民缺缺彌貧滋昏多竒物多盜  
賊欠然不足矣悶悶者無所得於民似若禍  
而其民淳淳為福所倚察察者有所得於民  
似若福而其民缺缺為禍所伏此二者或始  
若為禍孰知其終為福或始若為福孰知其

終為禍將禍福其無定耶

正定也

良由上之人

正者反以為竒善者反以為祆是人之顛倒  
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  
王既沒後之為正者大氏以道化為迂濶而  
甘心於刑名鏗薄之術民之迷其日固久矣  
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削廉稜而不剝傷直  
道而不恣肆光白而不炫燿夫此四者皆善  
行也然常人自有其善未免生弊方必刺人  
廉必礙物直則狂而肆光則炫而燿始也本



正而反為竒本善而反為妖其究也本以求  
福而反伏乎禍聖人之道無為也四者有時  
應用不自以為善而執之也蓋超乎衆善之  
上而出乎禍福善敗之外夫何弊之有政之  
悶悶而民之淳淳也以此

韓非子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  
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  
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  
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

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  
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  
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  
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  
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  
所伏此二條雖非本章之旨而說理亦明可  
以為訓

淮南子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



幸故禍中有福也虎豹之文來射獲狝之捷  
來乍故福中有禍也

治人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  
深蒂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  
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則  
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可以治人可以事天夫  
惟嗇養於未發防於未然服之早矣德既積  
矣孔竅既虛新和日入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重積德焉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  
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則無不克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  
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可以有國是嗇之  
一言為有國之母可以長治而久安矣治人  
此道事天固此道重積者深其曼根而生以



持早服者固其直柢而生以建性海放深命  
 根永固可以長生可以久視久生於世則能  
 視死則瞑故曰久視以此知人之元神宜嗇  
 宜服宜積不宜盡用也

韓非子曰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  
 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  
 之所持生也

治大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

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

動恐其糜也治大國亦然

烹小鮮者不可攪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傷

民攪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以

自然之道莅天下處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

澹漠焉者也是以山河大地皆歸清淨神姦

物怪盡化於道物無疵癘鬼無靈響非其鬼

不神其神恬寧不為崇厲以傷人故不見其



靈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  
年穀常豐上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  
無靈響意亦若此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  
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德鬼神合  
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  
也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  
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  
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於人不  
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  
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人不傷神則神歸德  
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故曰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  
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  
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  
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



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大國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  
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  
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宜下辟之水為以流為下故水皆歸  
為而為天下之交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

王者以其善下也辟之牝為以靜為下故能  
常勝天下之牡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谿下也非獨大國小國亦然故大國下小  
國小國附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大國納  
之則取大國故大國或下以取謂取人也小  
國或下而取謂取於人也夫大國之欲不過  
欲兼畜人今下小而小國附之小國之欲不  
過欲入事人今下大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  
得其所欲也然事人者此國無禮改事後國



兼畜人者失一小國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  
為下也王輔嗣曰小國脩下自全而已不能  
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  
者宜為下也

老子論道不曰山而曰水水之流善下也不  
曰牡而曰牝牝之靜能下也故學道者寧為  
水母為山寧為牝母為牡

道者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寢廟之制外堂內室室中  
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  
曰宦西北隅曰屋漏西南隅曰與與尊者所居  
故為至貴市售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  
馬朝聘之享將進駟馬  
執拱壁以將命坐跪也

蘓子由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  
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



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  
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  
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  
於人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  
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立天  
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  
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且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斯道也善人之  
寶可以進善而求則得之耶不善人之所保  
故為天下貴

為無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  
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也

作起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為無為也孟子曰行其



所無事事無事也記曰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味無味也語曰有若無大而能小也實若虛多而能少也犯而不校報怨以德也難易相成圖難於其易則難者易不然則易者難所謂山雷至柔石為之穿也大小相形為細於其大則大者細不然則細者大所謂竭蟲至弱木為之斲也何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韓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夫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夫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劉子



曰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  
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  
水摩木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  
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  
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  
無為曰為則必有所為矣無事曰事則必  
有所事矣無味曰味則必有所味矣圖  
難於其易所以圖者何圖為大於其細所以  
為者何為老子未悉也深哉

焦弱侯曰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  
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  
人與之為一以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  
味為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  
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怨之可報哉  
惟德以容之而已此得之圓覺經經曰有無  
雙遣寃親平等

其安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藏冀也

此承上章言何以曰圖難於其易其安易持及其危而持之則難其未屯易謀及其兆而謀之則難其脆易破及其堅而破之則難其

微易散及其著而散之則難此皆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故曰圖難於其易何以曰為大於其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毫末為之則合抱矣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累土為之則九層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足下為之則千里矣故曰為大於細無為之理為之執之皆妄也故為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因而無為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得與喪民之從事常幾其成而敗者多矣聖



人慎終如始一於無為何事之敗歟夫聖人  
 之所欲者皆衆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是也聖人之所學者皆衆人之所不學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是也故衆人過於有為  
 而聖人復之衆人貴之而聖人不貴此之謂  
 無為

富貴功名難得之貨也亦衆人之欲也吾無  
 貴於貨而全吾無欲之真體故曰欲不欲索  
 隱行怪衆人之過也亦衆人之學也復反也

反衆之所過以全吾不學之良能故曰學不  
 學

韓非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  
 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  
 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  
 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  
 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  
 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  
 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



獲不能惡也。以一人之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古之善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智慧者，偽薄之源也。古之善為治者，非以明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民之愚也，質樸未失，故教化易施，誠信未變，故禁令易從。及其智多，則醇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以此故。用智治國，則民化為智，造偽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為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知智之為賊，又知不智之為福，知此兩者，亦足為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



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故  
曰大順

老子曰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知則明不  
可使知則愚

莊子曰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曰以  
智治國國之賊又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  
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倮之指而天下始人  
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  
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故曰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周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



拙者佚巧者賦拙者德巧者凶拙者言嗚呼  
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  
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  
云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  
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  
於江海故江海為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  
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為能善下百谷耳聖人  
為天下王猶江海也是以欲盡上入之道以  
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以其言  
下之欲盡先入之道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以其身後之夫人性陵上者也  
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



之不以為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不以為害。  
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樂。  
樂而必厭矣。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  
而終不厭。數夫以言下，以身後，則不爭者也。  
天下樂推而不厭，又誰能與之爭。

聖人欲上民，非真欲上人也。有欲上人之意，  
而以言下之，是偽言也。聖人欲先民，非真欲先  
人也有欲先人之意，而以身後之，是貌恭也。  
上如居上不驕，之上先如先之勞之之先。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  
肖，又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  
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卷黨人言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



老解  
似不肖也然不知其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  
則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我有三寶保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  
慈則怯儉則狹不敢為天下先則迂皆世之  
所謂不肖者自我言之惟慈故仁者必有勇  
惟儉故守約而施博不敢為天下先故後其  
身而身先今天下之人舍此三寶且貴勇敢  
尚廣大夸進銳非人禍即天刑死矣然三寶  
之中慈為第一無論居常無事即不得已而

用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得道多助守則固  
矣而聖人初不貪為己力以仁覆憫下莫慈  
於天我之慈與天合天將佑助於冥冥之中  
以天之慈護我之慈故能勝且固如此

李弘甫曰捨慈而勇捨儉而廣捨後而先死  
矣此老已預為申韓道破矣烏能免哉韓子  
喻老解老而不免李斯之讒李氏解老譏議  
申韓而不免七首之禍固知老未易解也

嚴君平曰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



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

韓非子曰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 善為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

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而不武不得已而用之活澹為上而不怒戰勝以喪禮處之而不爭兵死地也誰肯樂為之用善用人者跪而授鉞拜而推轂而為之下此四善者是謂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是謂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



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古者主人未問客不先舉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無行之行言行列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謂五兵戈矛矢戟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喪失也抗舉也無行之行音抗

蘇子由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

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陳孟常曰以不行為行雖有行而若無行以不攬為攘雖有臂而若無臂仍引也引敵致師也以無求敵而引敵雖有敵而若無敵以



無執而為執。雖有執而若無執。此皆示怯示弱之意。

吾言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宗總也。君主也。披褐懷玉。猶論語言

懷寶釋氏言衣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何故。言必有宗。吾所謂言者。以無言為宗。

知言之宗。則言皆曲。商無難知矣。事必有君。吾所謂事者。以無事為君。知事之君。則事皆臣妾。無難行矣。夫惟不知言之宗。又不知事之君。是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終不示人以可知之形。如披褐而懷玉。人不得見之也。然非秘之。不使人知道。可道非常道。俟上士之



自悟耳

孔子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天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天知我學人不知學也知希我貴知多我賤也故學我之學不求人知而求天貴我之貴不求人多知以自賤

知不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無知也有知而自不知上也本不可知而強以為知病也夫惟以不知知為病而病之則入於知不知之上是以不病聖人正不病者亦以其能病病故不病耳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知知病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知不知上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知不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上也

焦弱侯曰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



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  
內忽起由河惶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  
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為  
玄覽實而持之病奚從瘳矣聖人之不能廢  
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  
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  
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  
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  
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顏子不違如愚知不知上也子貢以知二為  
病不知知病也夫子引子貢之病以入於顏  
子之上故曰弗如也予與汝弗如也是病知  
二之病而後能不病也夫子欲無言知不知  
上也子貢以何述為病不知知病也夫子引  
何述之病以入於無言之上故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病何述之病而後能  
不病也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威。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大威死亡也。狹隘也。厭棄也。

李宏甫曰：民有大威而不知畏，而畏其所不必畏，可畏也哉！夫所居至廣也，而妄以為狹；小者多所生至足也，而妄以為厭；薄者多聖人知其廣而自不見其廣，故無狹；知其至足而自不見其足，故無厭；無厭故知自愛，無狹故不自貴，其去取也審矣。所謂唯其不厭是

以不厭，惟其至足，是以常足也。雖有大威，烏得而加之。

薛君采曰：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為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畏者至矣。又曰：眾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得害，求安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廼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



夫解 丁卷 五十一  
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  
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  
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  
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  
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  
足之道也

勇於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殺猶死也利謂活害  
謂殺緝舒緩也謀計

也  
筭

勇於敢有為者則殺其身不勇於敢有為者  
則活其身活則利害有不盡利者殺則害容  
有不盡言者此兩者皆在或然未定之天而  
僥倖苟免者有焉夫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  
然天道難測殆未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是以  
聖人其難其慎謂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也夫天之道不與人爭而靡  
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  
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  
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䟽而  
不密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則人又何  
必勇於敢以投其網哉

李宏甫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  
天之跡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踈必有  
失矣然則宏甫之死抑天網與則老子所云

孰知其故也予嘗云勇於敢則殺不獨勇於  
敢為惡者殺即勇於敢為善者亦屬死地如  
比干之剖心子路之結纓皆敢於為善而殺  
者也豈亦天網耶所謂聖人猶難之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  
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手矣

竒音機  
邪也



張耒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  
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  
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  
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柰何  
以死懼之苟懼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  
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  
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  
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  
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

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  
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  
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  
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  
也

太祖高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  
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



久之見本經云民有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  
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  
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  
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  
知 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  
壺寶非金丹之術也嗚呼 太祖真知老子  
矣罷極刑而囚役之是真能行老子之道矣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誰謂數千年後有吾太祖知而行之耶

民之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猶賢  
也勝

稅歛薄則民富食稅多則民貧民之饑非以  
上食稅多耶上無為則民化上有為則民擾  
民之難治非以上有為耶生生之厚者役志  
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宏則營利而忘禍



敗民之輕死非以其生生之厚耶惟無以生為者吾無吾身吾有何患賢於貴生者遠矣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屨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衣燂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輓而氣不達故曰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人部鑿戒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

人之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

上

脆輓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商穀生於朝七日大共木自拱把以上必伐

人之生也冲氣以為和本自柔弱及其死也



冲和之氣散則變為堅強草木之生死亦然  
以此見堅強者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  
也是以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  
強者則支柱常為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  
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  
王強木不得處上

列子曰兵彊則滅木強則折

天之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  
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  
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

弛弓俯其體附在上稍向下仰而張之則按  
附之高者使之向下擡稍之下者使之在上  
天道虧盈而益謙猶之抑附而舉稍然故曰  
天之道猶張弓人之道則不然嗜慾無厭貪  
求莫止損萬人之性命益一人之愛好士饑



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  
罽孰能損難得之貨培無用之器捨一身之  
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惟  
有道者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  
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後其賢智以養人  
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為  
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己聖人為而不  
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  
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過為謙下天

道當如是爾

韓非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  
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  
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帶以  
緩己董安於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  
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莫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



以易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涂印玄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柔弱莫水若矣然而流大物轉大石潰山漂堤浮載天地惟水為能雖鍛金碾玉必資之是攻堅強者莫勝於水其無以易之矣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有如水之易見孰不知之柰何天下之人好剛使氣恣睢暴

戾未有能柔弱者是豈予之私言哉是以聖人有言受國之垢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受國之不祥所謂耗蠹下土寧丁我躬也皆自處於柔弱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勝可知矣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人君含垢如唐時太宗火星移位蝗虫出界皆是人主受不祥而有感世俗之言過名之言也言之邪聖人之言不及名之言也言之正反俗而合道故曰正言若反能知正言即能柔弱太上



以懦弱謙下為表有似於水故亟稱水不爭則喻之上善下流則譬之大國善下則號之王者既嘗為谿為谷復能攻堅攻彊一經之中屢致意焉

李宏甫曰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污至弱也苟為社

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以不察也

和大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古者破木以為契左契在右契在右契之來合與結繩同用取財物

於人曰責徹通也



呂吉甫曰復讐者不折鑄干雖有忮心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  
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  
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  
和大怨而不免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讐者不  
折鑄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  
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

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  
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  
則是執左契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  
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無德司徹以  
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  
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  
道也

吳幼清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



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  
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左財  
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  
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  
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徵謂執  
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  
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  
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  
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  
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  
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  
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  
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  
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  
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薛君采曰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



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  
 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  
 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讐既諧和  
 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  
 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  
 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  
 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  
 何足以為善乎

小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顏師古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  
 器物言重大之器衆所共也望如冠  
蓋相望之望

老子欲挽衰周復起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  
 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



於內使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  
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  
其居故不遠徙雖有舟輿民寡無所乘雖有  
甲兵國小無所陳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還於  
太古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克  
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  
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  
徙也隣國雖近雞犬之音雖相聞民各自足  
不相求至老且死不相往來如此豈不快哉

而卒不得一試吾已矣夫

信言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  
而不爭。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飭也虛飭者未  
必實也巧言鮮仁多言多詐也善者不辯  
脩道者不事口辯也多辯多窮不如守中



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知者不博知道要務多識也多見多聞知之次也非大知也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聖人以其道而為人以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有利則有害天之道不言所利也何害之有有為則有爭聖人無為何爭之有利且為何難為人與人利而不利為而不為是以愈有愈多焦弱侯曰或云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任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



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  
此而剗心為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  
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毘耶言乃忘言自可了  
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美言可以市故曰美言不信大辯若訥故曰  
善者不辯少則得多則惑故曰知者不博夫  
惟道善貸且成故曰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

老解終





卷之四